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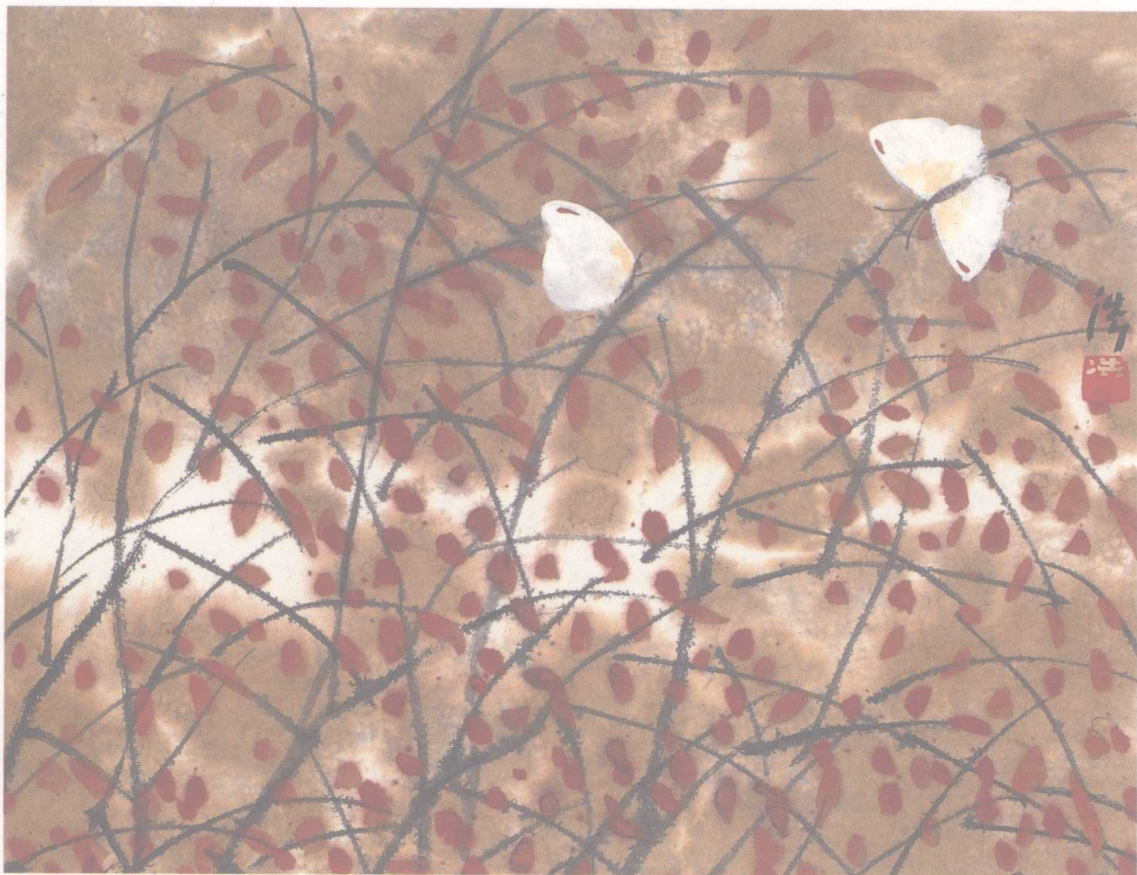


中国画二十家

张 浩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主 编: 王 鹤
责任编辑: 吕 晓
于福庚
执行编辑: 郑 睿
文字总监: 王文鹏
装帧设计: 张长岭
责任印制: 赵 恒



《相依》(局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画二十家·第2辑/北京雅泰慧谷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编.
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4.3

ISBN 7-80501-270-9

I. 中… II. ①中… ②北… III. ①中国画—画家—人物研究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③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078 号

中国画二十家(第2辑)

出版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品 北京雅泰慧谷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http://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监制 北京雅邦艺术中心
制版 北京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2
印张 40(两函20册)
书号 ISBN 7-80501-270-9/J.259
定价 520.00元(两函20册)

ISBN 7-80501-270-9



9 787805 012704 >

合而不同 各显其能

——序《中国画二十家》

邵大箴

在众多美术的门类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当推“中国画”。在世界美术大局中，有悠久文化沉淀的“中国画”是最具有特色和最有艺术魅力的“画种”之一。

20世纪以来，中国画屡受挫折，曾被认为“不科学”、不能反映现实生活，而受到过排斥与冷遇。但是，由于它牢牢地扎根于民族传统沃土，深深地渗透在民族生命的基因之中，有很强的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能力，它在逆境中仍然显示出勃勃生机。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进程，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民族传统的美学价值与意义，坚定不移地走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方向，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画家的共识。人才辈出和风格、样式、手法丰富多彩，是新时期中国画的两大特色。但毋庸讳言，在众多的画家群中，人们的艺术观念会存在着种种差异。同样是主张发扬传统或提倡创新的画家，也会有不同的艺术主张，何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上个世纪就已展开的讨论与争鸣至今在画坛仍然在继续，只不过争论的意识形态性已经减弱而更具学术的色彩。例如“中国画独立发展论”和“中西融合论”的不同主张，笔墨在中国画创作中的作用与意义的不同认识，在中国画创作中运用写生法的不同理解等等。这些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和学派林立，充分说明中国画界思想活跃，而这恰恰是艺术繁荣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画家们正在用理智和冷静的态度关心和参与这些讨论，并在实践中做出自己的抉择。“合而不同”已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主张。所谓“合而不同”，就是在发扬中国画传统的前提下尊重别人探索，各显其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探索。当前中国画坛正在形成百花竞放、绚丽多姿的局面。

“中国画二十家”是介绍当代画家的系列画册。入选的对象大多为中青年画家，他们来自大江南北，具有地方风采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们在艺术上已经颇有成就并在画坛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当今社会前进的步伐，描绘出时代的风貌和反映出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应该值得赞许的。在画册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到他们的作品，而且能从他们许多生动的日常生活和艺术活动的照片中形象地了解他们的经历，从而更全面地认识画家，领略和把握他们的艺术风格特征。这也为当代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相信集欣赏和收藏价值的系列画册“中国画二十家”的出版，会受到艺术界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4年2月20日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群雄纷起兵戎乱》(纸本) 2001年 109 × 96cm

张浩

1960年，开始随浙江省美协理事商敬诚先生学习中国花鸟画，直至1964年考入大学。

1980年11月，作品参加南方八省市美术、书法、摄影巡回展。

1981年，参加全国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加入浙江省美术家协会。

1982年，加入浙江省花鸟画研究会，成为首批会员。

1983年5月，作品《兰花牡丹图》参加中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恩举办的艺术作品展。

1984年至1988年，作品先后被选送至比利时、日本、新加坡、圭亚那等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展出。

1986年，作品《荷》入选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浙江花鸟画选》。

1985年至1988年，作品六幅先后在上海《朵云》杂志发表。

1989年6月，在湖州市举办“张浩画展”，展出作品50余幅。

1990年4月，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1991年1月，开始任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1992年，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张浩、安百里花鸟山水画作品联展”。

1993年1月，书法作品参加“新加坡·浙江书法展”。新加坡《亚洲艺术家》杂志1993年第九期刊出张浩作品专题，介绍作者与作品。

1994年3月，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98年参加全国第四次美代会，1999年1月增补为中国美协四届理事。

1994年，被文化部、中国美协聘任为八届全国美展浙江评委会副主任。

1994年12月，作品《石榴》入选八届全国美展。

1995年，《江苏画刊》第九期专题介绍作者与作品。

1995年8月，作品入选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浙江二十家中国画集》。

1995年5月，获法国MDF组织颁发的“功勋与贡献奖”。

1995年8月，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张浩画集》。

1996年至2002年，任浙江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1997年，《美术》杂志第四期介绍作者与作品，发表作品四幅。

1997年7月，花卉作品二幅，应邀参加“当代中国名家珠海邀请展”。

1999年7月，担任参加九届全国美术展览浙江作品总评会副主任、中国画分评会主任。

1999年8月，作品《丹柿》参加九届全国美展。

1999年9月，作品参加全国“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书画作品展”。

1999年9月，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专著《梅兰竹菊》。

2000年，被聘为浙江省花鸟画家协会名誉主席。

2000年10月，被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和艺术研究所聘为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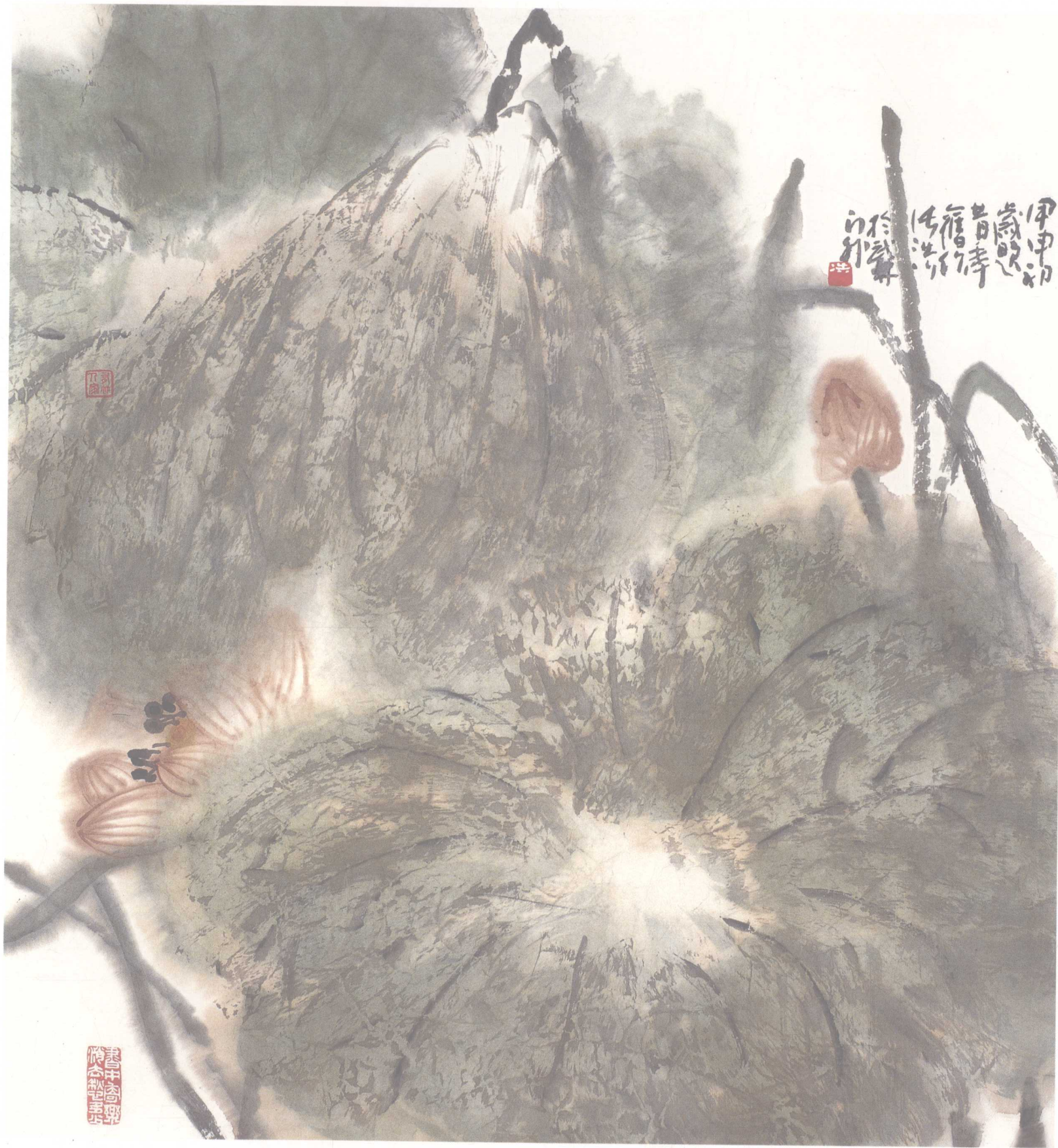
2001年5月，参与组织“笔意墨韵——国际水墨画学术邀请展”，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2001年5月，作品《柿子》《鸡冠花》入选《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

2001年，作品10幅先后参加在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浙江画院画师作品展”。作品《鸡冠花》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2002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美画家张浩画集》。

2003年，作品参加“全国第二届画院画师作品展”。



《阅尽炎凉》(纸本) 2000年 97×9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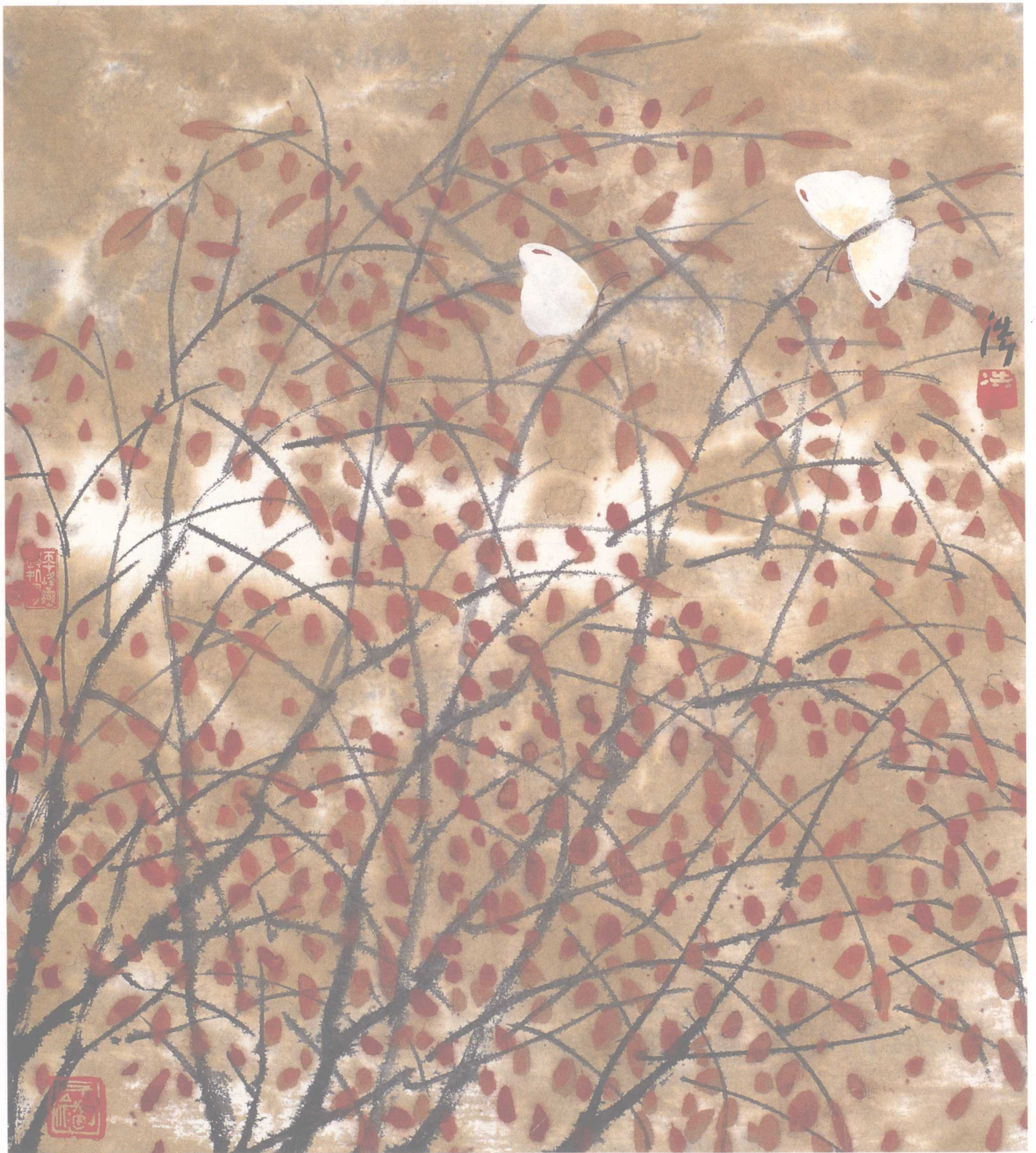
《冷艳》(纸本) 2003年 43 × 35cm

劳 心 又 劳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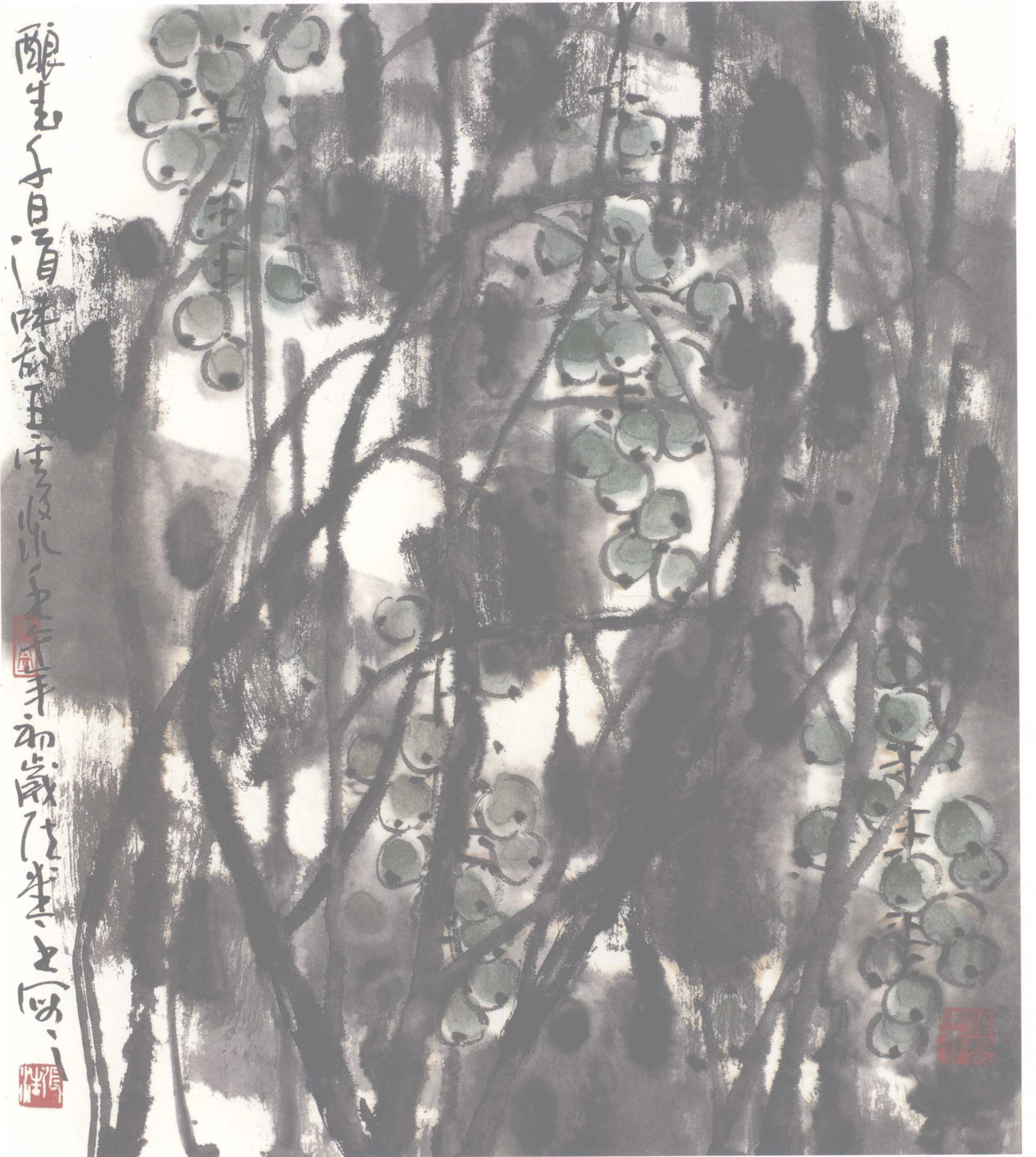


《秋色赋》(纸本) 2003年 69 × 62cm





《重九》(纸本) 2002年 69 × 62cm





岁月悠长，历史留给后人的全是猜不透的谜——当年在高昌故城考察。

缘随五砚

斯舜威

在一次画展上，张浩那文气郁勃的花鸟画吸引住了我的视线。我留连再三，继而又对铃在画上的闲章“五砚斋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记得多年来他的斋名一直是“随随堂”，何以突然改名为“五砚斋”了呢？我想，就如同吴湖帆藏有欧阳询四帖而号“四欧堂”、陈叔通集有九百余钮古印而号“千印斋”、罗振玉藏有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而号“大云书库”一样，张浩肯定收集了五方古砚。一问，果然如此。我便和他约定，有机会去欣赏欣赏他的五砚。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想通过他的“五砚斋”，走进他的绘画世界。

张浩的花鸟画，早就引起了我的关注。在我的感觉里，张浩属于文人画家。观他的花鸟画，顿感一股恬淡之气、清静之气、闲雅之气扑面而来，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愉悦之感。然而，细细把玩品味，又觉得他的画别有一种韵味蕴含其中，远非恬淡、清静、闲雅所能概括。那韵味，有几分凝重、几分苍茫、几分悠远。这时，刚刚激起的愉悦的浪花，慢慢化为思索的涟漪……

人们往往把文人“逸笔草草”，抒发闲情逸致看成是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征。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倡导文人画最有力的代表人物苏轼，首先提出了与“工匠画”相对立的“士人画”的概念，主张“画以适意”。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文人与官员往往是同一角色。所谓文人画，实际上是士人画。就苏轼而言，他终身为官，职位也不算低，但却宦海浮沉，历尽挫折，深感仕途风波险恶，只有当他舞文弄墨时，他的心灵才是自由的、愉悦的。如果他不是身在官场，只是一个纯粹文人而已，他可能不会强烈地感受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的可贵与重要，也就不会那么痴迷于书画艺术。从另一个角度说，尽管他在书画中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但他“居庙堂之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在笔墨中必然有所流露，

那笔墨便不可能完全悠闲洒脱，自觉不自觉地总有所寄托。这种心迹的流露所达到的高远境界和厚重的韵味，又是纯粹的文人所难以企及的。

由此观之，当今的一些所谓新文人画，显得单薄、苍白、玩世不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丰富的阅历，没有“曾经沧海”的沧桑感，所以只能玩玩笔墨游戏而已。这样的文人画，实际上是算不得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的。

张浩的创作，则深得苏轼所倡导并实践的文人画的个中三昧。从张浩的笔墨中，能读出人生，读出社会，读出花鸟之外许多深层次的东西来。没有丰富阅历、扎实学养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张浩的老家在嵊州，与我的老家诸暨仅一山之隔。那山在嵊州之西，诸暨之东，故他们叫西白山，我们叫东白山。也许是同一方水土的缘故，嵊州人与诸暨人极相似，个性硬直，追求执著，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两地都出过一些书画界的人物，如诸暨的陈老莲、杨维桢、王冕、余任天，嵊州的商笙伯、商敬诚、刘文西等。张浩学画，正是受了商敬诚的启蒙。商敬诚毕业于杭州艺专，是潘天寿的高足，又是海上画派商笙伯的侄子，艺术造诣是相当高的。张浩在上初中时受业于当时已是省美协理事的商老师，与其说是一种机缘，倒不如说是冥冥之中艺术薪火传承的一种天意更确切。四十多年之后，功成名就的张浩的画风已经屡变屡新，但那天我在他的画室里还是看出了其中一二幅有商敬诚的风格。张浩笑道：“吃了开口奶，会影响一辈子的。”

张浩在中学时跟商敬诚学了几年花鸟，高中毕业时磨掌擦拳去报考浙江美院，孰料那一年花鸟画专业不招生。张浩不甘心，等了一年，没想到第二年花鸟专业又只从美院附中招了几个，对外仍不招生。这下，作为农家子弟的张浩傻眼了，也吃不消再等了。老师劝他：报考中文系吧！文人画，首先必须是文人，在中文系打实文化学养的根底，仍可用迂回的办法走美术之路。于是，张浩怀着美术之梦跨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张浩是幸运的，那时杭州大学中文系聚集了夏承焘、姜亮夫等一大批全国一流的学者、教授，张浩由此而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正规教育熏陶；学校的美工团，则为他在课余时间学习、切磋绘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许连他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跨出大学校门，他被分配到比老家嵊州更偏远的山区县城天台教书。入乡随俗，随遇而安，他马上便适应了这种与世无争的教师生活，半年后便担任了语文教研组副组长。就在他安安心心教了五年书之后，“四人帮”粉碎了，百废待举，组织上急需充实年富力强、有文化的干部。尽管他对教师岗位已恋恋不舍，他还是被调到县委工作。没有几年，便被任命为县委组织部长，乃至地级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张浩依然入乡随俗，随遇而安，把该做



与普宓先生在南海普陀



与省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魏新燕、浙江画院副院长池沙鸿在看画



客串摄影界



研讨会结束后与姜宝林先生在一起

的工作做得认真而出色，与众不同的是，他仍痴迷于绘画，仍不肯放弃手中的画笔。放眼全国，组织部长不在少数，但喜欢绘画而又真正懂画并且以此作为生命的一部分的，则肯定少之又少，至于敢在组织部长任上办画展的，大概除了张浩，再也难找出第二人了。以至十多年前组织上终于重视他的艺术才能而把他安排在省文联的领导岗位上。单凭着这一点，就可断言张浩骨子里是文人本色，是性情中人。因为，如果一个人把仕途看得很重，他肯定会顾忌不务正业等议论而不敢画画，更不敢公开办画展。

张浩一辈子换了好多种角色，每次都入乡随俗，随遇而安，以致他干脆把斋名命名为“随随堂”。现在看来，这是命运在成全他，让他扩大视野，增长经历，以成大家之器。他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画家所必须的积累和准备，厚积薄发，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画坛。

我觉得张浩的花鸟画最大的特色，是他笔下的花鸟具有旺盛的生命张力。他没有为画花鸟而画花鸟，

他是通过画花鸟画人生，画社会。他不喜欢到公园写生，他觉得在风和日丽、雨露充分的优越环境下养尊处优的花草，虽然美丽，但缺少震撼人心的内质。他喜欢到深山密林中去寻觅花草在险恶条件下的原生状态。在龙泉的深山老林，在九寨沟，他有了许多独特的发现和感悟。他发现最普通不过的山茶花，为了争阳光、争空气、争雨露，一句话，为了争生存，枝条拼命地穿插，花朵纵情地开放，那奇特的构图，不但古今画谱中罕见，就是城里的花园中也是没有的。这样的构图和造型，是画家无法凭空想象的，只能来源于自然，来源于生活。更重要的是，张浩从中感受到了大自然万物顽强的抗争精神。我无法臆测张浩有否由此而联想到人生，联想到社会，

至少从他的画作中，已经把这种精神升华了，因而观他的花鸟画，总让人心潮难平，那种对生命的感悟和理解，在深深打动你。仅此一端，就足以使张浩的花鸟画作品超凡脱俗，格调高人一筹。

当然，在技法的运用上，张浩也有过人之处。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那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的本领。有时寥寥几笔，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如《落日水溶溶》，几根残桩，一只寒鸟，斜阳映水，便给人以世事苍茫之感，意境高远而空灵。《霜染芙蓉》《秋声赋》等作品，用笔也简板，简到再无可简之时，内涵却反而扩大和深化了。有时又浓墨重彩，竭尽渲染之能事，如《秋林》《春风春雨江南》，激情尽情地抒发，整个画面几乎密不透风，却又只让人感到浓烈和旺盛，丝毫没有喘不过气的感觉。这便是大手笔，没有得心应手的驾驭能力是无法企及的。

他的技巧，得之于对传统的继承，得之于他的学养，得之于他的书法功底，也得之于他的闲情逸致。和他品茗闲谈时，他对潘天寿的构图和题款，对吴昌硕以书入画，都颇多心得，无疑是用心研究揣摩过的。他的书法作品颇见功夫，对二王、王铎研习尤深，以书法的笔法入画，使画面气韵生动，而他擅长的题跋，则又为画面增添了浓浓的书卷气。

他的技巧，还得之于他广博的涉猎和爱好。他喜欢一些小杂件的收藏，通过玩物，增长见识，陶冶情操。他最得意的藏品，自然是他花了好多年时间从不同地方收购来的五方砚台，每一方砚的获得，都有一段故事，都体现了一段缘分。因为他对这五方砚太喜爱了，干脆把“随随堂”改名为“五砚斋”。他毕生的精力、他满腹的才华，毕竟是和笔墨砚台难分难离的。早已习惯了“入乡随俗、随遇而安”的张浩，终于要和他十分钟爱的砚台终身相随了。这正是文人画家理想的归宿。我去拜访他的那天，正巧他又搜购了一方古砚，并收集资料，写就了一篇考据文章。砚多了，斋名仍叫“五砚”。“五砚”与“吾砚”谐音，毕生追求，归于“吾砚”。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他的“五砚斋”坐落在原杭州大学校园旁，从窗口往外望，就是他40年前读书和活动的操场，以及校美工团的旧址。这或许也是一种回归，一种天意。

本文作者：《美术报》总编辑



1978年，王朝闻先生在点评张浩的人物画习作。







《春晓》纸本 2003年 120 × 110cm